

THE SECOND PAIR OF EYES



門檻 6

第二雙眼睛

有些真相經由學習而來。

有些經由經驗而來。

還有一些最難接受的。

那些別人比我們先看見的真相。

很長一段時間，我以為我是那個觀察者。

那個分析的專業人士。

那個評估的男人。

那個詮釋身邊發生之事的人。

我錯了。

回頭看，我發現我人生中一些最重要的事，是我一路上遇見的女性先明白的。

不是因為她們受過更多教育。

不是因為她們更幸運。

不是因為她們掌握了我不知道的資訊。

只是因為她們看見了。

以不同的方式。

更快。

更深。

更少分心。

男人常被結果吸引。

女人則常常觀察徵兆。

男人看方向。

女人看動向。

男人聽話語。

女人聽話語避而不說的東西。

當然，並不總是如此。

但次數多到值得留意。

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遇見了非凡的女性。

經理。

同事。

客戶。

主管。

母親。

女兒。

朋友。

許多人來自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語言。

不同的文化。

然而她們有一個共同的特質。

她們比人們理解自己更早理解人們。

起初，我把這種能力看作直覺。

隨著時間，我稱它為人生的歷練。

因為當許多人在觀察數據時，她們在觀察人。

而人總是走在數據前面。

數字裡發生的事，幾乎總是先從人開始。

許多後來改變我道路的轉變，都是一位女性比我先察覺的。

有時那只是小細節。

一句話。

一陣沉默。

一份擔憂。

一個看似無關緊要的觀察。

沒有什麼驚天動地。

沒有什麼戲劇性。

然而，幾個月或幾年後，那些話又回來了。

而且它們是對的。

隨著時間，我學會了傾聽。

不是出於禮貌。

而是出於明智。

因為世界太複雜，無法從單一視角理解。

每個人都看見路的一部分。

沒有人看見整張地圖。

走過我生命的女性教會我一件任何公司都教不了我的事。

關係先於交易。

永遠如此。

一份合約可以創造協議。

一段關係可以創造信任。

而當合約不再足夠時，信任依然存活。

我見過非常有權勢的人因為缺乏信任而失去一切。

也見過看似脆弱的人因為信任而建立起整個世界。

當我回想出現在我故事裡的女性，我想的不是職位。

我想的是那些看不見的貢獻。

那些她們付出卻沒有得到功勞的東西。

那種把現實的不同部分維繫在一起的能力。

家庭。

工作。

關係。

傷口。

希望。

許多男人把人生當作一連串目標來面對。

許多女人把它當作一張連結之網來面對。

也許正因如此，她們常常先得出某些結論。

她們看見牽繫。

她們看見影響。

她們看見後果。

我記得人生中有一段時期，我深信自己必須獨自解決一切。

這是男人之間普遍的病。

以為力量就等於自給自足。

以為求助是軟弱。

以為脆弱是缺陷。

拆除這個信念的，是女性。

不是用長篇大論。

而是用榜樣。

她們讓我看見，真正的力量不在於承擔一切。

而在於建立足夠堅固的牽繫，讓自己不必獨自承擔一切。

這是一個革命性的發現。

因為它改變了我觀察世界的方式。

也改變了我觀察自己的方式。

每種文化都有自己對成功的定義。

頭銜。

地位。

金錢。

聲望。

隨著時間，我學到還有另一種衡量的尺度。

留下來的人。

那些在無利可圖時仍留在你身旁的人。

那些在你自己都難以相信自己時仍繼續相信你的人。

那些在你更好的一面浮現之前就已看見它的人。

在我生命中扮演這個角色的人，許多都是女性。

這個現實無法忽視。

書本常常頌揚英雄。

傳記頌揚主角。

真實的人生誠實得多。

每一條路的背後，都有幫忙建造它的人。

不出現在標題裡的人。

不追求認可的人。

讓別人署名的作品得以成真的人。

當我想起走過我故事的女性，我想的正是這些。

她們看見的能力。

理解的能力。

支持的能力。

糾正的能力。

預見的能力。

最重要的是，記得一個簡單的真相。

沒有人真正能獨自建造任何東西。

我們可以在一部作品上署名。

我們可以出現在照片裡。

我們可以講一個故事。

但每個故事背後，總有一個看不見的群體。

在我的故事裡，那個群體很重要的一部分，有著女性的面孔。

所以說女性先看見了，這不是挑釁。

而是一種承認。

因為很多次，早在我明白發生了什麼之前，她們就已經明白了。

女性先明白了。